

说说《立秋》中的女人们

谢凌云

苏州大学文

学院谢凌云

话剧《立秋》演绎的是晋商题材。它讲述了丰德票号马氏家族，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之时，面临着生死存亡考验的故事。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票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他恪守“纤毫必偿，诚信为本”祖训，誓死为丰德护碑守门。副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革新，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展开了“银行派”与“票号派”的纷争。

故事以两条线交叉并进展开，一条是发展事业与家族该如何应对时代的变革；另一条是几代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由此产生一对对矛盾，而一对对矛盾又将故事情节推上一个高潮。矛盾随着地点的变换在不断的转换，而前一个矛盾又为后一个矛盾做了铺垫，过度非常自然。大矛盾套小矛盾，在“银行派”与“票号派”这对大矛盾的斗争下，又置入昌仁、瑶琴的婚姻悲剧、马家父子两代人的价值观的冲突等小矛盾，这些小矛盾把大矛盾充实起来，通过小矛盾的演绎把特定历史时期的大矛盾衬托得淋漓尽致，使得剧情有血有肉，生动感人。整场戏都是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一气呵成的，所有的情节安排也都按照戏剧矛盾的冲突进行设置。

作为一部反映晋商兴衰的话剧，《立秋》是部男人戏。整部话剧归根到底描述的是马洪翰等男人们的利益之争。但是没有女人不成戏。很难想象几个男人在台上喋喋不休地谈论生意来生意去，谈论两个半小时，底下的观众会坐得住。因为观众不是来取生意经的。观众需要的是洗涤心灵，陶冶情操的好戏。因此，戏得耐看，得让观众爱看。演员把剧本立体化立在舞台上，付出了很多心血。如果能激起观众参与的热情，演员观众达到共鸣，那么这部戏的价值也就能最大地体现出来了。

《立秋》这部戏耐看，不仅因为主题好，视角新，结构合理，更得益于女人的配合。没有女人，整部戏就只剩下发展事业与家族该如何应对时代变革这条线索了，戏会单调和单薄，不足以建构错综复杂的矛盾。有一句俗语叫“戏不够，女人来凑。”“凑”字用得未免太勉强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女人可以带来很多戏份。戏看下来，很多人对老太太的爽朗笑声、对凤鸣的贤淑、对瑶琴的温婉、对文菲的活力印象颇深。因此谢幕的时候，最后走出来的不是主人公马洪翰，而是两个女人，晋商大院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女人。主人公马洪翰的母亲马老太太和妻子凤鸣。她们是《立秋》的点睛之笔。2007年8月7日话剧《立秋》主创做客《华商晨报》时饰演凤鸣的张晶回复说：《立秋》中女性角色不多。主要有3个，老太太、瑶琴和凤鸣。除了丰德票号衰败这条主线，女人的感情戏是剧中的第二条主线，也是很吸引人的。虽然是舞台戏，但感情戏刻画得很细腻，舞台效果也非常好，在台湾演出的时候很多观众都表示这条副线更好看，我们觉得非常欣慰。

2005年4月5日《北京青年报》郭佳报道的《华夏文明看山西艺术文明〈立秋〉立秋追思陈颙导演》认为：与其说《立秋》反映的是晋商荣辱，倒不如说它反映的是山西大院中人性的觉醒和女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戏中的女人的设置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相当的巧妙。

在民国氛围里，思想正在解构和重建。大院中的女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女人不得插手男人生意上的事”“女人的职责是守好这个家，让在外面奔波的男人有个窝。”她们在深深大院为男人打理家园。男人可以出国留学、做生意。女人却要关在绣楼上等男人回来。绣楼因此成了大院女人生活的一个缩影。老太太守了五年。凤鸣守了八年，嫁得还不是自己爱的人。瑶琴守了六年，每晚数星星盼恋人归来。但文菲的到来带来了外面的冷酷和寒意，让大院中三代女人的美梦落了空。老太太要个可以继承家业的孙女婿，在孙子被儿子打跑之后，这种期盼就更强烈了。凤鸣希望自己的悲剧不要在女儿身上重演，希望女儿能获得幸福。而瑶琴的下楼愿望也落空，父亲要她守一辈子的绣楼。老太太总结得精辟，大院里的女人命苦。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为她们的男人活着。大院三代女性勾勒了一个时代的女性的命运。

这戏中的女人主要有四个：老太太、凤鸣、瑶琴、文菲。人物设置很有层次感。老太太是一辈子生活在大院中的女人，代表着传统。凤鸣则是承上启下

的女人，介在传统和变革之间。而瑶琴是正在做梦并将觉醒的女人。文菲则是完全走向新世界的女人。这四个女人虽然不是主线，但是没有这四个女人，则不足以成戏。这些女人推动剧情发展，让该剧变得丰满生动。

老太太是传统的女性，是马家最高的权威，掌管着马家大门小门所有的钥匙。但是她不愿多管男人们的事，只想守好家，让出门的男人回来的时候能吃好睡好。是个慈祥的老人，对儿孙疼爱有加。但是还是固守祖上留下的规矩，比如虽然知道大院女人的苦，但还是逼得凤鸣和恋人分开，还是把孙女瑶琴锁在绣楼。不过最后还是很开明的，允许孙女不裹脚，“小脚女人守绣楼，大脚女人走天下”，放孙女到外面去打造自己的世界。当老太太启用地下金库来维护“丰德票号”，心力交瘁在凳子上坐化时，全场静默。短短的时间里，老太太带给我们很多感动。这样的老太太的离去，观众是多么的不舍。观众多么希望老太太能有个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安乐晚年。

凤鸣是个温柔贤淑的女人，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完美化身。当发现新郎不是等待八年的恋人，忍了，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把爱情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当女儿重蹈她当年覆辙时，她接近崩溃，“怕什么偏偏来什么”，一句话包含着太多的内容。当年的自己，今天的女儿为什么都被命运嘲弄？当丈夫怀疑妻子的心意时，她用一句“你说的是气话”把所有委屈咽到肚子里。这样的忍让和包容是大家媳妇的风范，这样的女人才能将马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瑶琴，马家女儿，温婉秀丽，被关在绣楼六年，数星星盼月亮等待恋人归来。可盼来盼去，盼到的是恋人另有所欢的事实。待嫁的喜悦，一下子烟飞云散，泣不成声，昏倒在地。最后在许昌仁和文菲的劝说下，走出马家大院，走向外面翻天覆地的世界。大部分观众认为，瑶琴这个人物有点单薄，对关在绣楼和走向外界的这一转变过渡得不是很多。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让瑶琴疯了。这关系到瑶琴是在等恋人还是在等下楼。若是等恋人，最后让她疯了也许更合理。若是等下楼，那么瑶琴应该表现出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而舞台上仅仅交代了一封让她不要裹脚的信，说服力不是很强。

文菲，留洋归来女子，落落大方，和许昌仁是同学也是恋人。自由恋爱在当时是一个新名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她和许昌仁成双出现对马家来说是第二个霹雳。生意面临困境更多的是动

荡时局造成的，而许昌仁的情变给马家在情感上造成了甚至比生意失利更大的伤害。点红烛挂红灯的喜气洋洋被一阵窒息的沉默压住了。这是马许两家的恩怨，这是三个年青人的纠葛。这样的情变对瑶琴是残酷的，可又何尝不是幸事呢？这成了她逃出大院的直接原因。设想一下如果许昌仁娶了瑶琴，那么不过是又成就了一个大院中的女人。瑶琴的出走有点娜拉出走的味道，在动乱年代，出走意味着什么？让观众去想象。也许瑶琴会变成文菲。我们都祝福她成为一个新新的独立女性，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四个女人让舞台充满了人性的温情，这是男性角色无法完成的工作。虽然《认子》一出赢得好彩，很是感人，但是男人的感情表达太过激荡了，不如女性角色表现来得自然和细腻。同时，女人擅长表达情感，而情感最易动人心魄。情感戏最能激起观众广泛的共鸣。因此每部戏总少不了女人。女性角色的成功意味着这部戏成功了一大半。《立秋》这部戏的成功就是个很好的范例。